

作家园地

阿拉坦-根娜

郭雪波

阿拉坦-根娜,不是一个人名,更不是一个小女孩名字,虽然好听。

这是一种植物名称。在万千种名贵草木中,也没有它的席位,它很普通,甚至“出身低贱”。野生在科尔沁广袤的沙化草地上,过去连牛羊都不屑于啃它一口,嫌它小叶片下有刺儿,吃时扎嘴,味道又苦涩。

儿时,常见父亲弄来一根根藤编绳子,发金黄色,十分坚韧,又像麻绳一样柔软。我抽出一根当柳条马鞭时,问父亲这是什么根藤?父亲头也不抬地说一句,是阿拉坦-根娜的根,孩子。从此我记住了野地上有一种植物叫阿拉坦-根娜,根能编绳。名字好听,这蒙古名字的意思为“金子般的”。当时我十分不解,这么一个普通野生植物,为何叫它“金子般的”?是因其根的颜色金黄,能编结实的绳子,还是有着别的缘故?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来到科尔沁沙地。起伏的人生境遇,一下把我从满脑子小资浪漫,扔到残酷的生存现实,开始了对沙漠的深层次思索。我调查科尔沁草原沙化原因,并对沙地人和事以及动植物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邻近的奈曼旗有个治沙站,是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派出机构,经时任奈曼旗旗长的朋友治安介绍,我有幸拜见并采访了治沙站站长王光复教授。

王教授年已六十,戴副眼镜,南京人,他老伴也是沙漠专家,与他一起在治沙站工作。老两口从大学毕业至今,几乎一辈子都转战在中国北方沙漠。从西北腾格里沙漠、库布其沙漠,到如今这里的八百里瀚海科尔沁沙地,纵横千里的大沙漠哪儿都留下过他们的脚印。而唯一的女儿一出生便丢给南京老母,从没有陪过,女儿甚至一直对父母怀有怨恨。

他们为治沙事业的献身精神,使我十分感动。“你知道,这荒漠化,是地球的顽疾,需要早点找到治理的办法。”王教授那张被风沙吹黑吹瘦的脸上,显出深深的忧虑。他说,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只是尽着自己的职责而已,这不算什么,有的同志已经为这一事业献出了生命。

王教授沉默了,一时陷入痛苦中。在我

的要求下,他讲述了下面的真实故事。

在库布其沙漠工作站,他有个同事叫陈源,一个老光棍,由于常年在沙漠深处默默工作搞科研,耽误了谈对象,人也木讷,只知埋头干事不善交际。他几乎全身心投入到治沙事业上,为找到适宜沙地生长能治理沙漠的植物,他画着一本本草根系图谱。在那动荡的岁月中,他成了黑专家,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可他每天依旧扛着铁锹到野外作业,饿着肚子在沙地上挖那些治沙植物的根系标本。

那天天气很好,一个难得没刮风沙的秋日,老陈又背着包走了,去了沙源。到了晚上没见他回来吃饭,大家这才想起他,赶紧去他的工作地点找。结果工作点上没有他的人影,在一旁发现有一个挖下去两三米深的沙坑,可已经塌方,坑边放着一根两米长的植物根须,还有一张画了一半的植物根系图。大家马上意识到出事了,赶紧挖掘那塌方的沙坑。人很快被挖出来,可已咽气多时,鼻嘴眼睛里全是沙子。

王教授眼里有泪光闪烁。我的心也被强烈地激撞。英雄,其实不必轰轰烈烈。片刻后我问,那个植物,陈先生用生命换来的植物,叫什么?

金棘儿。一种根部能在沙漠里扎进两三米深根的本木植物。治理北方沙漠,它将成为一员主将。王教授拿手绢擦拭变得模糊的眼镜,叹口气说。

王教授说的这“金棘儿”,就是我在篇头说的阿拉坦-根娜。

这次回到老家沙村,我进一步结识了这“金棘儿”——阿拉坦-根娜。

那天宿酒未醒时,弟弟白沙一大早就叫醒了我。当我赶到村北五里外的塔民查干沙漠脚下时,那里已经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了。弟弟白沙是村里“一把手”,他率领全村一千多名男女老少,在塔民查干这恶魔般横亘村北多年的沙带搞秋季治沙会战,已有十多年。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种树植草,围歼一座座固定沙丘和沙坨子。为治理这片沙漠,我过去也没少帮着弟弟跑这跑那。

你们现在往塔民查干上种着什么植物?

我问弟弟。

阿拉坦-根娜,大哥。

我心里一震。问他,为什么种它?

弟弟告诉我,是旗里草原治沙站推广的,他们提供的草籽和种苗。实践证明,这阿拉坦-根娜的确管用,在缺少水分的沙漠里,它的根扎得很深,能探进地底几米深处吸收水分。而且,一旦成活,它又耐旱抗沙,不惧任何风沙,一丛从一片片地连接繁衍,作为多年生植物割下一茬又长出一茬,总是长生,除非断根。它一旦盘住沙丘,就能牢牢固定住它,不再让其随风移动,真是治沙的宝贝。

弟弟又说,过去我们这儿的野地上,其实到处都生长着阿拉坦-根娜,后来人口多了,没柴烧,大家便把它砍来当柴烧,渐渐就砍绝了。现在,这种过去野地杂生的草成了宝贝,光籽儿就一斤3块多钱。

“哥你看,那边就是这几年我们种出的阿拉坦-根娜绿色网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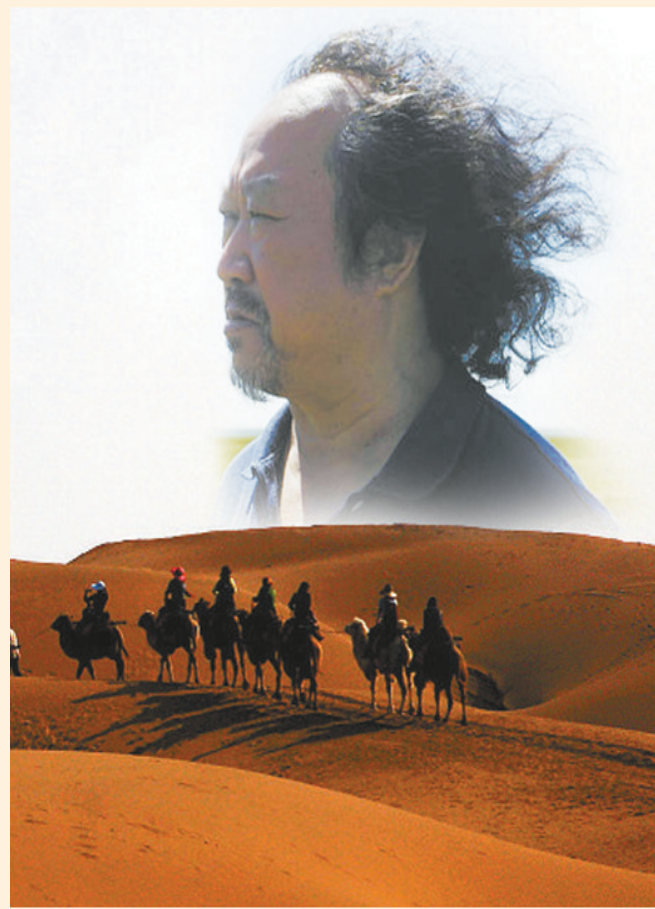
在茫茫的塔民查干沙漠脚下,果然挺立着一条条绿色屏障,蔚然壮观。走近看,阿拉坦-根娜矮棵灌木,一窝子一窝子丛生着,小椭圆形的叶子灰绿灰绿,每片叶下还长有小刺儿,人和牲口不易接近它。叶丛中开着朵朵小白花,等花落后便生出豆荚,荚里孕育着它绿豆大小的种子,随风落地后便生根,来年春天又生长出新的一丛阿拉坦-根娜。

我不禁感叹,赞许道,干得好。

心中不由想起,那位为画阿拉坦-根娜根系图谱而献出生命的治沙科学家陈源。他那么默默无闻,平凡而普通,连哪级劳模都不是,当时还顶着一顶黑帽子,也谈不上什么大科学家,没多少人知道他,他这种从事远离主流科学的边缘人,也不可能大红大紫。然而现在,后人却在享受着他的科研成果,那治沙百草根系图已成为治沙工作者必备工具书,他为之献身的阿拉坦-根娜已然成为治理中国北方沙漠最重要的武器。他的一生,正如他为之献身的阿拉坦-根娜一样,平凡而伟大,无闻却永恒。

人们应该记住这样的人。起码不应忘记。这样的人,才像黑暗的东方地平线上初露的晨曦,照亮前方的路。

作家简介
郭雪波,曾任内蒙古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农村读物出版社文艺室主任,华文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编审,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主任,现为北京市作协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狼孩》《狼孩》《狼孩》,中短篇小说集《郭雪波作品自选集》(三卷)、《沙狐》《沙狐》《大漠魂》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大漠狼孩》获首届全国生态环境文学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篇小说《大漠魂》获中国台湾第十八届《联合报》联合文学中篇小说一等奖,《继父》获我国台湾《中央日报》“宗教文学奖”,根据《沙狐》改编的广播剧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作品译介至法国、日本。



微型小说

仿古街

谢根林

小镇人天生具有市场经济的眼光。十几年过去了,小镇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他们的服装出口远销海内外。经济富裕了,小镇上过去的老旧房子几乎被现代化的高楼代替,街道与大城市一样崭新、整洁、时尚。凡是豪华都市商贸街具备的元素,小镇上一应俱全。绝大部分居民都住进了商品房。小镇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地级市。

有一天,镇长一行在走访准备制定下一步规划时,忽然发现镇上剩下的老民宅和商铺,只有一条老街了。如果用一种色调来形容这条老街,那就是灰色。青色的砖、灰色的瓦、老旧的窗格、雕刻精致的花窗、磨得透亮的青石板。这些年代久远的建筑在现代化城市里反倒积蓄了一点古意和人文情怀。大家意识到,保留一条古老老街显得万分必要。

经过规划设计部门的考察,他们提出保留原有民居风貌,在此基础上加以修缮的方案。经申请上报,小镇的老街改造方案得到上面的认可和批复。

接下来的工作对小镇人来说并不难,再大的新建、扩建工程都干过,一条小街的改造又算得了什么。

经过两年的修缮,一条崭新的街道展现在人们眼前。白墙黛瓦、雕梁玉栋、亭台楼阁,与现代建筑群相映衬,倒也别有情趣。按照规划,一部分居民回迁,再现老街旧有的繁华。

街道正面作为商业街,人们的夜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吃罢晚饭,夜游于此,边散步边享受

购物的乐趣。街道背后的沿河小道,作为小镇人晚上散步的道路,让人们也能依山傍水过上绿色生活。

仿古街重新开张之际,市里的领导也前来观摩。在众人的陪同下,他感慨万千,“我小时候就是住在这样的街道里。每天放学了,在家门口的街上吃小吃。现在镇上建设了这样的街道,真是小镇人民的福气啊。”

陪同参观的领导都感叹不已,纷纷夸奖镇政府的眼光,既与时俱进又保护了传统文化。

一行人又来到沿河的小路边,发现河岸都翻修一新了,河埠头也有不少。虽然现在的居民很少使用内河的水了,但有了河埠头,小河就有了情调。市领导依旧感慨不已:“跟我小时候的河埠头一个模样。仿佛让我回到了少年时代,想起了童年的伙伴。那时候,一到夏天的傍晚,我们就下河游泳,天黑了才肯回家。”

说着说着,就走到了河埠头的最后一个台阶,弯腰朝水下看去。

河水依然清澈见底。

“喂?小罗(镇长的名字)啊,这河埠头虽然做得漂亮,但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领导说。县里的领导、镇上的领导马上围过来,异口同声地说:“缺点什么?我们马上去改进。”

市领导皱了皱眉头,仿佛陷入了沉思。“真的缺了点什么,这水就是太平了,怎么没有一根水草?怎么没有一条小鱼、一只小虾、一只小蟹……”



流光飞舞

给野蘑菇画像

王莉

夜晚只是人发明的一个名词,在大自然里并不具备意义,很多事物都相信夜晚才是它们的日常生活。蘑菇集会的日子,天空被发了请帖,所以派了雨当信使,敲开了大地之门。也有许多的夜赶来,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之夜、王维的枫桥之夜。于是蘑菇从大地的眼床一跃而起,从泥土的柜子里翻出了色彩鲜艳的礼服,为了隆重纪念自己这个华丽的日子。

猴头蘑

高山之巅,雾气缭绕,柞树林立,树干直插云天。猴头蘑就生活在高大的柞树上,或中腰、或顶尖,不着尘土。雨后的一刻,一个小白点蹑手蹑脚地探出头来,渐渐生长,由一个白球变大,又开始分裂,一丝丝的。直到整个丝毛站立,莹白如雪。形如猴头,却神气俱清,不踏尘世土地不与淤泥为伍。它的对面枝干上,一定还有另一个它,它们一起出现,一起生长。这是它们最值得惊异的地方。这种蘑菇,必须配对出现,你发现一个,也肯定会有另一个。

它们孪生,又不像其他蘑菇那样群居,他们一前一后。知道你,晓得我。不敢轻解它们是夫妻,因为夜夜相望,却不能在一起。宁愿它们是两个知己,在诗经的土地上。透过阳光表达温

暖,通过风声传递心思。夜深沉,有月清辉如雪。它们一袭白衣,正襟危坐,思想高古,彼此对望,洞察心扉,如隐士般悠游。

松树伞

别的蘑菇都像伞,但没有叫伞的,唯有松树伞例外,可见它伞的特征多么明显。它从泥土里刚出来,顶一个紫色的小伞帽,慢慢地打开帽子,里面的片片薄膜毕现,然后由紫色变成黑色,一条条像伞的骨架,用力支撑。

松树伞有洁癖,对住处非常挑剔,一定要在松树下。松树有80多个种类,如落叶松、国松等。落叶松里有小粘蘑、小青蘑、小黄蘑等。而松树伞只长在油松里。这种树从小就少年老成,紫红的枝干扭曲着生长,上面爬满疤结,树皮层层剥落。

深秋的时候,松针铺地,野草稀疏,也需要一场秋雨,松树伞才挪挪脚,顶着松针,不急不缓,像个不苟言笑的长者。现在,松树伞越来越少了,又因为它的材质好总被他人盗伐。它生长得缓慢,几十年才能成材。松树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松树伞就更少了。

今年的集市突然冒出一堆堆油光锃亮的松树伞,价格尤其便宜。可这并不是出松树伞的时节啊。我在一个卖

菜的人那得到了答案,这些都不是本地的,也许是外地种植的?我感觉失望极了。

我不明白松树伞和油松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共生关系,它们都来自于土地。它们的秘密都藏在土地里。我们不在水里不在土里,所以我们不会了解它们的秘密。

榛蘑

榛蘑,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既不象形,又不以颜色取胜。它太普通,似乎世界各地除大漠高寒地区外都能发现它的踪迹。

在我眼中,榛蘑幼小的时候胖胖的,毛茸茸的小脸挂着层白醃,像一个爱美的小姑娘,可是粉又不会擦得恰到好处,只是挂在脸上。

东北地区的榛蘑炖小鸡,绝对算作一道特色菜。蘑菇、鸡、几种调料,用柴火一烧,锅盖一捂,别提多美味了。一方水土产出一方风物,也只有在我们东北,才会产出如此美味。

记得前年和大哥出去捡榛蘑,哥哥扒开路边的野草从往下一望,大声地喊了一声,我们被斜坡上团团簇簇的大片榛蘑吓到了。山坡上、大树林里、蚕林里,甚至苞米地里都是榛蘑。我们沿着斜坡扒开野花草,兴奋得如同孩子。

新闻速递

《喀纳斯自然笔记》研讨会召开

本报通讯员于涛 记者杨涛 利乌鲁木齐报道 由新疆作家协会主办的康剑散文集《喀纳斯自然笔记》作品研讨会近日在乌鲁木齐市召开。新疆作家周涛、赵光鸣、沈苇、黄毅、熊红久等到会并发言。

《喀纳斯自然笔记》描写了喀纳斯的山水与人事,表达了康剑对喀纳斯、对大自然的深情厚爱,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思想性。

作家康剑层在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任职8年,自称喀纳斯护林人。康剑将山水视为人类永远的老师,它使人变得宽容、善良、博爱和谦和。这本散文集是他多年来为喀纳斯所写的文字,并配有大幅摄影作品,图文并茂,制作精美,被新疆作家沈苇评价为“一个自然主义者的山水经”。

研讨会上,作家沈苇说,一本书就是一次提醒,引发我们对自然的思考。这是一本美丽的书,

同时也是一本有责任的书,作者在本书中以自然为镜,反观人类的种种行为。

沈苇认为,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方自然可靠的“地方性知识”,更在于在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错置的时代里,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调校。

书中强烈的“语言行动”和“散文诉求”,基于作者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意识,并引发读者思考,像喀纳斯这样的人类净土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它们彻底消失殆尽的时候,人类就失去了最美好的精神家园。没有了精神家园的人类,一定会退化到洪荒年代。

作家赵光鸣等表示,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康剑在用心听风景,他的文字有深沉的思想,对自然的悲悯和内心深处的忧患之情,这些都在提醒人们,如何爱惜大自然,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大地文心-首届生态文学作品征文启事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特别指出,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为进一步繁荣生态文化,落实《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6-2020年)》的有关要求,推动生态文化作品创作,推出一批反映环境保护、倡导生态文明的优秀作品,培育生态道德,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联合有关单位举办“大地文心-首届生态文学作品征文活动”,由中国环境报社承办。欢迎广大作家、文学爱好者积极参与投稿。

征文主题:具有深刻的生态思想内涵,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热爱自然的理念和精神。内容以纪实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真实人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要求讴

歌生态之美、展现可喜的环境变化。应征作品要注重文学品质和故事性,主题突出,真实生动,文笔细腻流畅。

作品体裁:包括短篇报告文学、散文、评论。报告文学4000字以内,散文1500字以内,评论1500字以内。

来稿要求:原创、未公开发表,如因抄袭、盗用他人作品或歪曲事实等情况产生纠纷的,由作者负责。请在稿件中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地址和电话等联系方式。只接受电子邮箱投稿。

征文活动时间为2016年4月~11月,应征作品将择优在中国环境报文化版刊发。征文活动结束后,优秀作品将集结出版。

征文专用邮箱:
dadiwenxin@sina.com
联系电话:
010-67112251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
中国环境报社

连续污泥深度脱水设备 诚聘代理/经销商
上海中耀环保 13816865016 13524069775 13801764423